

六月，阿姆斯特丹

環球演藝精英雲集荷蘭藝術節

近月港、澳、台三地的藝術節熱鬧非常，先有二月展開的香港藝術節，接着為三月於台北上場的台灣國際藝術節，然後是五月的澳門藝術節，以及法國五月藝術節。但要數國際級演藝大匯，我們就不得不把焦點放到歐洲，而每年六月於阿姆斯特丹舉辦的荷蘭藝術節（Holland Festival）就更是當中的老大哥之一。

文：陳瑋鑫 圖：荷蘭藝術節提供



《Krapp's Last Tape》
攝影：Lucie Jansch

一般人對於荷蘭的印象，總離不開風車與鬱金香；藝術方面，相信絕大部分人也對印象派大師梵高不感陌生，可是並不是很多人知道始創於1947年的荷蘭藝術節，乃與法國阿維儂及蘇格蘭的愛丁堡藝術節鼎足而立，同為歐洲歷史最悠久的藝術節。

羅拔·威爾遜粉墨登場

荷蘭藝術節向來以前衛與創新見稱，除了各類型精彩演藝節目外，還會包括講座、藝術展覽及電影放映等，節目橫跨整個六月。去年我首次到訪，在短短一個星期內就欣賞了兩個戶外音樂會、視藝展覽及三個大師級（Peter Brook、Robert Lepage 及 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戲劇與舞蹈作品。

雖然由2005至2014共擔任了十年荷蘭藝術節藝術總監的Pierre Audi去年功成身退，不過接任的Ruth Mckenzie亦經驗豐富，她曾任倫敦2012文化奧林匹亞項目總監及維也納藝術節的戲劇顧問等要職，今屆她首度為荷蘭藝術節策劃的節目甚多元化，流行與前衛表演兼備，延續藝術節多年來的豐厚傳統。

今年藝術節中的大師級演出，首推視覺劇場大師羅拔·威爾遜（Robert Wilson）自導自演及兼任設計的《Krapp's Last Tape》。這個由貝克特（Samuel Beckett）撰寫的經典獨腳戲，一向廣受名導演青睞，已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奈·品特（Harold Pinter）在2006年也曾主演該劇。威爾遜這個演出版本首演於2009年，是他自2000年的《HAMLET: a monologue》後再度粉墨登場之作，去年12月於北京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出時一票難求，今年在荷蘭的演出門票也一早售罄，可見大師的非凡吸引力。

戶外上演一對一床上戲

即使未能搶到門票一睹大師風采，今屆藝術節仍然有不少極具吸引力的戲劇演出可以選擇。例如由智利劇團La Re-sentida製作演出的《La imaginación del futuro》，就以幽默戲謔的手法，把該國於1973年軍事政變期間，總統自殺一事重新演繹。思考假設歷史能夠改變的話，將會帶來如何不一樣的未來，從而反思政治與革命的意義。

而同樣來自南美洲，阿根廷新生代導演Fernando Rubio就會帶來一個別具特色的戶外演出《Todo lo que está a mi lado》。劇名大意為「一切盡在身旁」的裝置劇場演出，將會在阿姆斯特丹市內不同公共空間內上演。屆時一組雙雙人床將會架設在市中心廣場、公園，甚至河道之上，購了票的觀眾將有機會與荷蘭當地的女演員一

《Krapp's Last Tape》
攝影：Lucie Jansch



《What if they went to Moscow?》
攝影：Milena Abreu



《What if they went to Moscow?》
攝影：Milena Abreu



對一同床共寢，讓她在耳邊訴說一段段有關虛與寂寞的獨白，近距離傾聽演者的私密分享。

每場演出約長15分鐘，除了會有荷蘭語版本，也有一半場次會以英語演出。而由於整組裝置將設於公共空間內，屆時一眾路過與圍觀的群眾，跟那些睡在雙人床上的一對對，肯定会交織出一幅幅奇幻的城市景觀，為整個演出帶來另一重的閱讀可能。

多元化數碼影像實驗

今屆荷蘭藝術節也選來不少活用數位影像科技的現場表演節目，其中一個是由日本虛擬女歌手初音未來擔演的流行歌劇《The End》。演出中完全沒有交響音樂與真人演唱，純粹以多螢幕形式呈現各式3D立體影像，加上全部樂曲皆由電腦合成電音演繹，叫人反思真實與虛假之間的界線——到底今天的音樂還需要真人來演唱嗎？

而來自巴西的電影與劇場導演Christiane Jatahy，則嘗試把俄國劇作家契可夫（Anton Chekhov）的經典劇作《三姊妹》（Three Sisters）移植到當代巴西。名為《What if they went to Moscow?》的演出，大膽地混合現場表演與錄影直播兩種手段，為原文注入新鮮玩味。屆時演出場地將會被劃分為兩個獨立空間，一半觀眾將看到舞台上的現場表演，而另一半則在另一個空間，欣賞透過現場多部攝影機即時拍攝的直播影像；演出完畢，兩組觀眾將互換位置，以不同的媒介與距離再一次感受作品。

所有觀眾都有機會看到舞台上的現場表演及影像直播版本，購票時可選擇先看現場還是直播。導演希望實驗不同媒介的交替呈現，與劇中三姊妹對未來的憧憬相互呼應，詰問改變的可能與影響。

停不了的音樂馬拉松

除了戲劇，各類型的音樂節目亦是荷蘭藝術節的傳統重點。今年的四節免費午間音樂會，與往年一樣都會在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地下的公眾長廊內舉行，由海牙皇家音樂學院（Royal Conservatoire in The Hague）的學生演繹二戰後的歐洲音樂先鋒樂章。

值得一提的是今屆首度策劃的《12 Hour Prom》（12小時逍遙音樂會），將會成為未來常設的新音樂節目。顧名思義，Prom其實是Promenade（散步）的縮寫，泛指自1830年左右，在倫敦開始普及的音樂會形態：聽眾可以在會場內走動，一邊喝茶一邊聆賞音樂。這個全新迷你音樂節將會在藝術節的最後一個周末，下午兩時至凌晨兩點於阿姆斯特丹音樂廳（Het Concertgebouw）舉行。

屆時音樂廳的主廳將會拆除所有座位，讓觀眾可以在原來的觀眾席空間內隨歌曲漫步起舞。12小時內，由海牙擊擊樂團（Slagwerk Den Haag）的強勁節拍開始，不同音樂演單位將輪流上場，演繹從古典到現代、前衛到流行的各類型樂章。而在音樂廳的演奏廳內，自下午五時起也有合唱組合Multiple Voices進行裝置音樂表演至凌晨，整天音樂停不了。

綜觀Ruth Mackenzie首屆策劃的節目，形式豐富，大師與新進藝術家作品皆有，亦延續了荷蘭藝術節的創新精神，希望不久將來香港的藝團也能參與其中，於這個國際級藝術節上展現本地創意。

有關荷蘭藝術節其他節目及詳情，可瀏覽：<http://www.hollandfestival.nl>



《The End》
攝影：Kenshu Shintsubo



《La imaginación del futuro》
攝影：La Resentida



《Todo lo que está a mi lado》
攝影：Eduardo Hernandez

反差強烈的杜達美

本屆香港藝術節的一個最大亮點，是請來了當今最耀眼的指揮明星杜達美（Gustavo Dudamel）和他擔任音樂總監的洛杉磯愛樂，給藝術節演奏了兩場音樂會。以杜達美炙手可熱的紅火程度而言——他同時是柏林愛樂與維也納愛樂的客席指揮，並兼任薩爾茨堡音樂節和委內瑞拉兩個樂團的音樂總監；在這古典音樂的元老級指揮家一個個告別塵世、蜀中已無大將的凋謝年代，邀請這位幾乎獨樹一幟的指揮紅人來港獻藝，自然是香港藝術節歷來少有的迅速市場反應。僅此一舉，樂迷們已值擊掌相慶！

杜達美第一晚的曲目，是馬勒的《第六交響曲》。此曲一曲，別無枝葉。龐大的樂隊編制，填滿了文化中心整座舞台，令現場的聽眾更添聆賞的期待。一頭黑色髮髮而膚色奶白的杜達美個頭中等，甚至可謂嬌小，但神情寧靜且高貴地出現在指揮台座上，其精力充沛銳氣乍現令我印象良深。

然而，他一揮棒，LA愛樂爆發出的第一樂章的「進行曲似的快板」，是猝不及防的粗獷音響——猶如粗粒子的擴散，伸延成表現主義的誇張畫面，但關鍵這畫面不是七彩絢爛的，而是僅僅黑白木刻版畫般的。這樣毫不修飾的、肆無忌憚的泥濘式潑墨手法的渲染，固然是一種驚人之舉，但卻與馬勒原有的精神境界大相

徑庭——雖然他的方向性是正確的，但馬勒刻劃中自有的奧匈帝國的煌煌威武及他所經歷的日耳曼帝國的簇新整齊，在此越堆越積成了烏合之眾的無隊形操兵，兩者相距不可以千里計。

由此而下的音樂開展，儘管有些頗為幽靜、彷彿沉入內心的音色令我稍感舒適，但他的外向型催逼手段，把每一樂句都誇張到盡的演繹方式，使音響效果頗強而缺少了感性的深度，也缺少了馬勒自信中的內心披露——那些汨汨而流的奇異音畫。

由於缺乏情感張力——馬勒畢生那難以言說的生之愉悅及死亡恐懼，杜達美的一瀉千里、痛快流暢率性而為，恰恰使音樂走向了馬勒的反面，成為無心無肺的做秀式大合奏。對比本屆藝術節中的德國指揮家Thielemann，這是美國式的（例如伯恩斯坦）。追求表面效果的外向是根本不能觸及內心的，而之前我對Thielemann的說服力還略有微詞，現在，我卻巴不得老實中肯的Thielemann替換出場。

如果說杜達美的這首《馬勒六》的失敗是因為他的年輕或拉美人的輕鬆所致，不如說是他選曲上的「越位」——真正理解馬勒之前，他的少年得志一飛衝天且仍蒸蒸日上的事業走向，對自小弟夭母逝、而後兩歲的女兒又白喉而亡、被死亡陰影一直



杜達美與洛杉磯愛樂 香港藝術節提供

糾纏的馬勒音樂，缺乏先天性心領神會的精神契機。直至最後一個樂章的巨鼓打擊，杜達美特製的一張方桌取代馬勒原先設計的一面巨鼓（首演前發現打不響，用普通大鼓代替），聲音死硬，雖非樂器之聲，效果卻也獨特，可看作全曲中最符合馬勒原意的音樂演奏（設想中的巨鼓之聲，是能表現出死亡事件對馬勒內心一次次驚駭沉重的打擊）。

但第二晚，杜達美演繹了與他的閻羅、身份較為接近的曲目，效果一下就变得漂亮美滿了！

樂思活潑，讓我聽來不斷有小的驚喜。杜達美與洛杉磯愛樂於此曲的表現可謂獨領風騷，不僅具有精湛的大家風範，更是輕鬆自如如數家珍。下半場則是德伏扎克的名作《新世界》，也是更廣義的指揮家和樂隊的概括描述。從第一樂章遠渡重洋的驚濤駭浪的快板開始，一幅巨大的北美洲歷史風情畫逐漸展開，杜達美給予此曲前所未有的細緻描繪，無論是飛濺激越還是柔情細懷，甚至終樂章的凱歌高亢，其抒情性的醉人與色彩絢麗的鮮活，在在令這首大眾耳熟能詳的名曲煥發新的魅力光彩。一曲既畢，香港藝術節的聽眾群起發出罕有的喝彩歡呼。而杜達美走下指揮台，與樂手們並肩站立接受海潮般的掌聲，益發顯其不凡的親和力。

文：蕭威廉

《微笑之國》 中國場景不易拿捏

今屆法國五月節香港歌劇院與艾福特劇院聯合製作一台歌劇《微笑之國》，筆者看了5月9日尾場。這套以德文演唱的三幕輕歌劇由萊哈爾作曲，約兩小時的節目中不乏以歌述情。屬輕鬆小品的《微笑之國》，既有德語說唱劇的對白，跟傳統歌劇口白也是唱出來相比，更容易被初接觸歌劇的觀眾接受；另外它亦有維也納輕歌劇的香檳式熱鬧氣氛和舞蹈。然而《微笑之國》卻是首度在香港搬演，看畢這次製作不難明白其少演之原因。

中西差異所產生的矛盾往往成為不少劇作和電影的題材，《微笑之國》亦由此出發，維也納伯爵之女麗莎下嫁中國王子蘇城，卻受不了在中國生活的種種規條，尤其是丈夫還以娶其他女子。她最終選擇離開返回老家。在歌劇中，女主角不完全是個悲劇人物，男女主角和平分手，整個戲並不沉重，男主角蘇城雖是無奈，仍帶着笑送別麗莎！

儘管作曲家改了原來的大團圓結局，卻未影響整個故事的發展和結構。幕一的維也納伯爵邸場景不乏香檳式的熱鬧情景，麗莎與蘇城的二重唱〈二人品若沐春風〉中導演設計了連串搞笑動作。幕二蘇城妹妹米米一曲〈舉國閨閣中〉慨嘆東方女子受束縛時又一招脫去外衣，頗為搞笑，都形象化了人物的性格，為這輕歌劇增添活力。

不過這歌劇有不少純音樂段落，要配合精緻的畫面便不易。首先序曲已不短，待幕升起，又是一段頗長的舞曲，雖然導演設計了四對舞者翩翩起舞，還是略長才到主角亮相。幕二同樣有兩段長音樂，蘇城接受黃馬褂典禮和娶妾。前者同樣安排一段舞蹈增加氣氛，後段實做，但非主角戲份，便不吸引。雖然邀來福建省歌舞劇院演出已十分專業，但時間不短。另外劇中涉及中國場景與皇家生活的場面亦不易拿捏。今次雖由台灣人設計場景服飾卻依然有些古怪，如慶典中掛起白燈籠，而由外國人處理的朝會、婚禮也難免怪怪的。

演出方面絲維勒的麗莎、崔元輝的王子蘇城都優秀，尤其崔元輝唱〈我心全屬你〉用聲造句流麗動人。擔任伴奏的香港小交響樂團在許忠指揮下亦不俗。
文：鄧蘭